

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村,这个坐落在永定河畔、西山脚下的村落,千年来以琉璃闻名,被誉为“中国皇家琉璃之乡”——

京西琉璃 浴火重生

阅读提示

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村,这个坐落在永定河畔、西山脚下的村落,千年来以琉璃闻名,被誉为“中国皇家琉璃之乡”。2008年,琉璃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在2013年,村里有着760年历史的琉璃官窑厂却因为环保等诸多原因,不得不关停。就在今年,在多方努力之下,官窑厂以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身份重新亮相,京西琉璃,浴火重生。

经过粉碎、绞泥、制作、坏烧、釉烧等20多道工序完成的。不同于机械生产出来的千篇一律,手工生产出来的瓦,每一片瓦都体现工匠独特的技艺,它有一种古朴的生命在里面。”

760年的窑火熄灭了

早在千年前,琉璃渠村便因为琉璃出名。1263年,政府在琉璃渠正式设立了官办的窑厂。清朝时期,琉璃渠村成为中国皇家琉璃的官窑,专为紫禁城、天坛等建筑烧制琉璃制品。后来的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所需琉璃,也都来自这里。

2002年,这里参与故宫为期10多年的古建大修工程。2013年,在故宫烧制了最后一批琉璃后,因环保原因加之市场需求紧缩,这个760年的官窑停火了。

厨师。“除了做琉璃,做任何事情都觉得不得劲,心里就盼着有朝一日,继续做琉璃。”

而赵长安除奔走于学校、社区讲解、传播琉璃文化外,就独守在停产的厂区,寒来暑往,一个人在小屋里埋头做着熟悉的琉璃。“官式琉璃应该是什么样、怎么做,只有琉璃渠知道,必须让这门技艺传承下去。”靠着这个信念,赵长安走过了艰难的10年。

窑厂的命运,不仅与师傅们息息相关,也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只有门头沟琉璃渠的窑厂知道故宫琉璃瓦的品质是什么、尺寸是什么,它有上百年沉淀的经验,不断理解故宫对琉璃产品的要求。”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表示,窑火的熄灭,让包括他在内的故宫人非常着急和担心,“有一种历史传承中断的感觉。”2018年,单霁翔给相关部门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通过技术改造使该厂实现环保达标、恢复生产以传承官式琉璃制造工艺,保障古建筑琉璃建材供应。

很快,这封信得到回复。2019年,门头沟区和金隅集团合作,2020年12月,停业厂区的转型升级正式启动。

让琉璃制作技艺传承更久远

2月24日,老窑厂以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新身份重新亮相。当天,园区举行了窑火重燃仪式。

当天早上不到8点,郭立生就到园区等候

仪式的开始。“没想到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给国家做琉璃,我还能贡献……”看着窑火火把传递给孩子手中,郭立生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记者在园区里看到,这里恢复了一口素烧窑,复建一口釉烧窑,同时为了保证绿色排放,两口窑加装一套污染物处理设施。包括赵长安、郭立生在内的一批老师傅们在这里重操旧业,古法烧制技艺在这里重现,园区也成为北京第一个保留生产功能的非遗主题园区。

老师傅回归的同时,一批年轻人也加入琉璃烧制行业里来了。今年4月,曹溪言正式报到入职。33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其太爷爷就曾在现在这个厂做琉璃。Q版的脊兽、琉璃花瓶……现在,曹溪言主要负责为园区创作琉璃文创产品,“官式琉璃需要守正坚持古法,可琉璃文化要想传播得更广,同时也需要创新。”

琉璃文创园副经理李妍告诉记者,现在整个园区就是一座官式琉璃博物馆。

据李妍介绍,今年以来,园区已经开展了40多场研学活动,并在釉烧隧道窑老厂房内开办了艺术展览,园区内的琉璃文化特色民宿也已开张,“非遗文化传承与园区绿色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走的这条活化利用的路,还没有多少样板可以参考。前路艰难,但为了让琉璃制作技艺传承更久远,多少付出都是值得的。”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探访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7月26日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拍摄的青铜神兽。

7月27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在四川省广汉市试运行。新馆共展出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金器等各类文物共1500余件(套),有近600件文物为首次展出。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视线

元谋猿人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赵黎浩 实习生徐亚业)日前,元谋猿人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启动仪式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猿人遗址发掘现场举行,发掘工作将持续到2027年底。此次发掘是继2000年发掘后,时隔23年元谋猿人遗址考古勘探工作的重启。

据了解,1965年首次发现“元谋人”以来,我国对元谋人遗址先后开展了五次发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将中国早期人类发现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了距今170万年前,“元谋人”作为中国人历史史的开篇写进了教科书。

今年2月初,国家文物局颁发了元谋猿人遗址2023年度的考古发掘证照,同意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于2023年7月~12月对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为200平方米。3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上报的《云南元谋猿人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23—2027)》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同意;4月,元谋猿人遗址考古工作站正式投入使用。

元谋猿人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人类部主任阮齐军介绍,目前,联合考古队已明确2023年度发掘元谋猿人遗址的4个发掘区域,位于元谋东南部的郭家包梁子,是近年来发现的动物化石和其他遗存物数量较多,保存状况比较好的区域。

启动仪式现场,一名身着元谋猿人遗址联合考古队红色队服的男子格外显眼,他是元谋猿人遗址所在地老城乡大那乌村的村民小组长刘光付,也是遗址的一位看护员。每天他都会花费两三个小时巡逻整个遗址,清扫保护区里的垃圾,不让外来人员破坏土层、偷挖化石,这一做就是十余年。

“我媳妇就总怨我干农活就不在家,一吃饭就回来;家里一扫帚不动,外面方圆十里的小孩子尿片又都被我捡干净。”刘光付打趣道。2015年后,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元谋猿人遗址正式建立起了生物防护栏,刘光付巡逻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元谋猿人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期间,中国科学院双古所、青藏所、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省博物馆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科研团队将在元谋持续开展发掘研究工作,楚雄州将切实保障好、服务好、配合好专家学者和科研团队的发掘研究工作。

“希望在这次考古工作结束后,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这段埋藏于红土地170万年的历史。”刘光付说。

纪念“铁人”诞辰一百周年舞台剧《信仰的力量》首演

本报讯(记者张世光 通讯员李冰)为纪念“铁人”王进喜诞辰一百周年,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职工群众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基因,日前,由黑龙江省总工会支持、大庆市总工会承办、大庆文旅集团出品的大型原创交响情景舞台剧《信仰的力量》在黑龙江省大庆市首演。

舞台上,以大庆油田三代“铁人”王进喜、王启民、李新民为共和国石油工业接续奋斗的故事为主线,用四幕恢宏的交响乐附以话剧、合唱、歌舞等表演方式,重现了大庆油田建设发展的火热历程。

大庆市文旅集团艺术总监、《信仰的力量》导演王志军曾扮演铁人18年,他在采访时表示,自己和创作团队怀着对“铁人”的深厚感情,把三代“铁人”的经典故事进行了提炼、精编、重组,希望通过深入浅出的形式呈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传承脉络和时代价值,让红色历史升华为“思想的启迪”。

国家大剧院公益演出走进北京经开区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贾巧维)“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日前,在北京经开区工委党群服务中心报告厅内,传出了阵阵歌声。台上,来自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艺术家们倾情演出,台下260余名经开区企业职工沉醉其中。这是由经开区总工会和经开区工委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百场公益演出走进经开区”活动的精彩一幕。

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声嘹亮,唱出了对党的深情热爱;一首《萱草花》意蕴悠长,唱出了对母亲的思念与母亲的伟大;一首《南屏晚钟》婉转悠扬,将观众带回经典的年代……混声合唱、女声合唱、男声合唱形式丰富,在一首首经典曲目中为职工送去夏日的关怀。

据了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国家大剧院百场公益演出”是国家大剧院贯穿全年的公益性演出活动。活动主要依托国家大剧院驻院艺术家资源,将合唱、室内乐、戏剧及声乐表演等形式的高雅艺术送到街道社区、大中小学、科研院所、部队以及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城市的每个角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自2015年4月启动以来,百场公益演出已成功举办700余场,惠及观众达15万余人次。

沉浸式体验星河宇宙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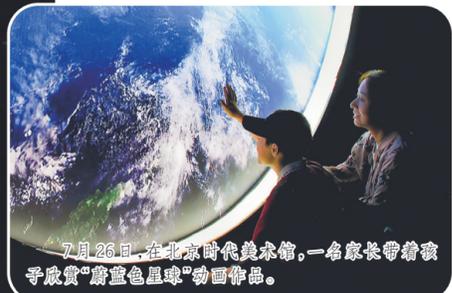
7月26日,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一名小男孩沉浸在视听表演《轨道》当中。



7月26日,在北京时代美术馆,观众正在欣赏丹妮拉的作品《我们的星际身体》。

暑假期间,历时三年筹办的科学艺术展《星河角落:步天歌》在北京时代美术馆浪漫开展。此次展会汇集10个国家30位跨媒介艺术家的作品,以多媒介光影方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星河宇宙之旅。

本报实习生 杨洋 摄



7月26日,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一名家长带孩子欣赏“展览星球”动画作品。

艺评

走好 自己的音乐之路

陈俊宇

在北宋词人中,柳永的词在当时流传甚广,“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后人将宋词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柳词归入婉约派。苏轼则是豪放派代表人物,他还有意强调自己跟“柳七郎风味”不同。苏轼曾问善歌幕士,“我词何如柳七?”在读过柳词《八声甘州》后,他也会感叹,“人皆言柳者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

放在现在的音乐行业,要论起一位歌手作品是“俗气”还是有“佳处”,大概会吵得天翻地覆,三天三夜也不休。比如歌手刀郎。

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有一种观点说,刀郎是过去20年华语乐坛中的一个异数。他让众人意识到了“草根歌手”这个行当,并且带红了民歌通俗化的“神曲”创作思路,同时让底层音乐审美需求被主流社会注意。

从2013年“退隐江湖”算起,刀郎沉寂十年。今夏,他带着一张新专辑《山歌寥哉》回归。其中一首《罗刹海市》,曲风大变,歌词玄妙,引发网民解读狂潮。

所谓解读狂潮,就是有人解读刀郎是在抨击如今华语乐坛的“虚假繁荣”,有人则认为他讽刺的是流量文化下的“以丑为美”,更有人开始对号入座,认为歌词内涵一些乐坛同行……一时间歌手本人无言,外界已喧嚣不已。

即便是牵强附会,猜测横生,倒也确实

是有迹可循。2004年,刀郎发行首张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横空出世,销量惊人,加之手机彩铃业务的“东风”,让“刀郎热”蔓延大街小巷。人红是非多,“刀郎的歌让中国流行音乐倒退15年”“刀郎不配做音乐人”“缺乏音乐性”……质疑声甚嚣尘上。当一个写“神曲”就能赚钱的时代到来,必然就会有人站出来捍卫日薄西山的唱片行业,观念对立,争议再正常不过。再说多年过去,刀郎依旧在持续创作,有了新的专辑,听歌便是了,过度解读反而讨个没趣。

说起“神曲”,那不得不提13年前龚琳娜演唱的《忐忑》,没有具体的歌词,只有韵和不同的唱腔。她在“神曲”之路上往前探索过,引发过争议。但在2019年的音乐综艺《歌手》上,以一首极具民歌特色的小河淌水,惊艳众人,获得当期冠军。

《忐忑》与《小河淌水》出自一人,《2002年的第一场雪》与《罗刹海市》也是同出一人,外界的纷纷扰扰,也阻挡不了歌手的创新与自我突围。

回到“我词何如柳七?”之问,答曰:“柳郎中词,只合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风格不同而已,“十七八女郎”与“关西大汉”又何妨。

当下,是一个流量音乐市场。没有所谓的爆红公式,套路化、缺乏原创性的网络热歌终将是昙花一现。音乐需要真诚与创造,需要个人特色,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每一位音乐人都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能否爆红与出圈不是创作的初衷。

那就,走好自己的路。想必,刀郎再明白不过了。